目　录

文史新探

《坛经》版本刍议 …… 李　申（3）

程颐与道学文化的兴起 ……

…… 〔美〕包弼德　周　晋　译（46）

古代隐逸文化与陶渊明 …… 罗小东（94）

汉学家专页

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教授及其著作 …… 乌云毕力格（119）

往者寥寥　来者了无

——记徐梵澄先生 …… 孙　波（154）

中国文化在世界

日本五山文学与宋明文学的关联和呼应 ……

…… 王晓平（163）

礼仪之争与中国宗教习俗的西传 …… 善　渊（178）

中西文化交流史

利玛窦著作中的科学和技术 ……

…… 〔法〕马若安　耿　昇　译（203）

利玛窦对中国宗教和哲学的介绍 …… 张西平（217）

18 世纪的中国"政府"问题 ……
……〔法〕赫·哈尔德 耿 昇 译 (241)
关于甘英西使 …… 余太山 (257)

西学东渐史

王徵:西方思想的传播者 …… 任大援 (267)
严复《天演论》翻译中的科学精神 …… 田默迪 (291)

宗教与文化

中国的民间宗教及其研究 …… 方则之 (313)
中国伊斯兰教说林 …… 秦惠彬 (335)
中国佛教中的自我与个体 ……
……〔日〕木村清孝 辛 岩 译 (367)
评《中国思想中的道家理论》……
……〔美〕罗杰·T·艾米斯 汪桂平 译 (390)

近思录

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看儒家在"范式"
转型中的第一个落点 …… 王 健 (401)

汉学研究进展

张衡研究综述 ……〔奥地利〕雷立柏 (421)
1996—1997 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
…… 史 睿 (435)
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
项目 …… 方维规 (467)

民俗学研究

中国的尚右与尚左 ……〔法〕葛兰言　简　涛 译注（473）

汉学发达史

《中国回忆录》前言 …… 郑德弟 译（507）
拓荒者和引水者：莱顿大学的早期汉学家 ……
……〔荷兰〕包罗史　王筱云 译（517）

汉学机构介绍

匈牙利汉学简史 ……〔匈〕鲍洛尼　张晓慧 译（563）
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简介 …… 张桂贞（568）
德国马堡大学汉学系简介 ……〔德〕余佩荷（578）

书评及书目

《汉学的概念及其现状》一文读后 ……
……〔意〕廖内洛·兰乔蒂　马　琳 译（583）
意大利近期汉学书目摘录 …… 李　伟（587）
《国际汉学》第一、二辑目录 ……（594）
第三辑英文目录 …… 辛　岩（601）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简介 ……（601）
编后 ……（602）

《坛经》版本刍议

李　中

一、宋明清《坛经》传本诸说

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南阳慧忠国师语》，惠能弟子慧忠曾说："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若慧忠此说为真，则惠能逝后不久，《坛经》的版本就不能统一了。

"景德"是宋真宗年号之一，时在公元1004至1008年间，《景德传灯录》所作，距惠能、慧忠已有二三百年。所记慧忠的话是否属实，已难查考。早于《景德传灯录》约20年的《宋高僧传·唐均州武当山慧忠传》就没有这一段话。后于《景德传灯录》约250年的《五灯会元》，其《南阳慧忠国师》节也没有这一段话。因此，这段话真实程度如何？和《坛经》是否被人"添"、"削"改换，同样难以证明。

明确自认删削了《坛经》的，是宋初（一说晚唐）僧人惠昕。惠昕在《六祖坛经序》中说：

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曰《坛经》，流传后学。

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

于是他对这文字繁多、令人"初忻后厌"的古本《坛经》进行了删削。据学者们研究，从20世纪前半期开始，陆续发现的《坛经》日本兴圣寺本、日本真福寺本、日本金山天宁寺本、日本大乘寺本，都是惠昕本的刊本或抄本。据胡适统计，惠昕本约1.4万字。

若惠昕序言所说为真，则惠昕所见的古本《坛经》，大约要多于1.4万字。

惠昕以后大约90年，即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僧人契嵩得到了称为"曹溪古本"的《坛经》，契嵩对此加以校勘，由吏部侍郎郎简出资刊印（参见：郎简《六祖坛经序》）。杨曾文教授认为，契嵩所校的本子，就是惠昕曾据以改编的"古本"。① 不过，契嵩所校的古本，原貌究竟如何？甚至契嵩是否真的见到了古本？学者们曾有不少的争论。

到了元代，僧人德異说自己发现了《坛经》古本，并立即将此古本刊印。明代开始，许多《坛经》版本前面都载有德異为刊印古本《坛经》所写的序，其序言称：

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尝见古本，自后徧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原文，遂刊于吳中休休禅庵，与诸胜士同一受用。

据杨曾文教授说，朝鲜流行的《坛经》，几乎全是德異本。从明代开始，被称为"曹溪古本"的，也就是德異本。而德異本"很可能

①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0页。

就是契嵩本”。[1] 这个本子有2万余字。

德異刊印古本《坛经》的第二年，即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僧人宗宝将三种《坛经》版本合校，编定了一个新的版本，现在通称为宗宝本。在跋文中，宗宝写道：

明教嵩公常赞云：“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诚哉言也。余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

从明代起，佛藏所刊载的《坛经》，以及各种《坛经》单行本，大多是宗宝编定的《坛经》。《坛经》宗宝本，从明代开始就成了最流行的《坛经》版本。

清朝初年，王起隆据万历初年所刻曹溪原本，激烈批评宗宝改编《坛经》是犯了“四谤罪”，即增益谤、减损谤、戏论谤、相违谤。其中最主要的改动是：1. 将古本皆为四个字的章节名称都改为两个字。2. 将古本第一章分为两章，第九、第十两章合为一章。在有些章节之内，也有分割段落、前后移动的。3. 对正文有增、有删、有改，还将有些正文变为小字，好像是后人所加的注释。在王起隆看来，《坛经》是六祖心髓，一字不容增减，也不容窜易和颠倒。所以他要将曹溪古本重新刊行，以消除宗宝本的影响。

据杨曾文教授的研究，宗宝本和德異本（也就是曹溪古本）相比，并没有重大改动。如果宗宝本确是如此，则王起隆就不必那么严厉地批评宗宝。

宗宝说自己“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如果宗宝看到的三个本子中有曹溪古本，则古本中已有弟子们请益机缘的内容，不是宗宝新增。或是宗宝所见三个版本中没有曹溪古本，那么，宗宝编定的本子和被称为曹溪古本的本子如此接近，也不易理解。

---

①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宗宝本在流行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变动，但差异不大。如果从永乐年间佛藏刊载宗宝本《坛经》算起，在此后500年左右的时间里，宗宝本《坛经》，几乎就是《坛经》的定本。类似王起隆那样的努力总有人在做，但都无法取代宗宝本的正宗地位。

二、敦煌本发现后的《坛经》版本说

1923年，日本学者矢吹庆辉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在斯坦因从中国掠走的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个新的《坛经》写本。矢吹对此本加以校勘后，载入日本《大正藏》。十余年后，铃木贞太郎（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合作，据日本兴圣寺本，即惠昕本系统的《坛经》对敦煌斯坦因本进行校订，称《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学者们往往简称为"铃木校本"或"铃校本"。

敦煌斯坦因本（或称斯本）《坛经》的发现，使人们对《坛经》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本子仅1.2万字左右，且语言朴质，而且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据日本柳田圣山所编《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中之《解题》，则敦煌本《坛经》约成于公元780年，早于惠昕本约200年，字数也比惠昕本少。

敦煌本《坛经》的发现，使人对宗宝本《坛经》的正宗地位产生了怀疑，为了弄清《坛经》的原貌，学者们开始广泛地搜集各种《坛经》版本，并进行比较和研究。被认为是惠昕本系统的诸种版本，就是在敦煌本发现以后被发现的。

日本柳田圣山所编《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所收版本为11种。此外可能还有一些未收的版本和一些不完整的《坛经》残片。

上述十多种版本，被归为四个系统：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如果主要顾及内容，而不注重于编排，则宗宝本和契嵩本又可归为一个大的系统。这样，四类版本又可归为三大系统：

1. 敦煌本，约1.2万字；

2. 惠昕本，约1.4万字；

3. 契嵩—宗宝本（包括中间的德異本或称曹溪古本），约2万余字。

三大系统在内容的多寡方面有着重大差别。这单从字数的多少就可看得出来。

此外，敦煌博物馆还藏有一部完整的《坛经》写本（简称"敦博本"），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中，亦有一不甚完整的《坛经》写本，它们都是敦煌本系统的不同抄本。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些《坛经》版本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对于诸本之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坛经》有一个原本，后来的各种版本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增删而成。

另一种意见认为，《坛经》并没有一个原本，晚出的本子其内容未必晚出。

认为《坛经》有一个原本的学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认为，敦煌本《坛经》就是最接近原本的古本，或者认为敦煌本就是原本，甚至认为敦煌本就是法海所记的、惠能大师说法的实录，惠昕本、宗宝本等，都是在敦煌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比如胡适，他的《坛经考》列出了一个《坛经》的演变图，其图形如下。

依胡适所说，《坛经》是惠能弟子神会所作，敦煌本就是神会所作的原本。胡适晚年甚至认为，"最原始的《坛经》，只有6000字"。①

胡适《坛经》演变图：

---

① 《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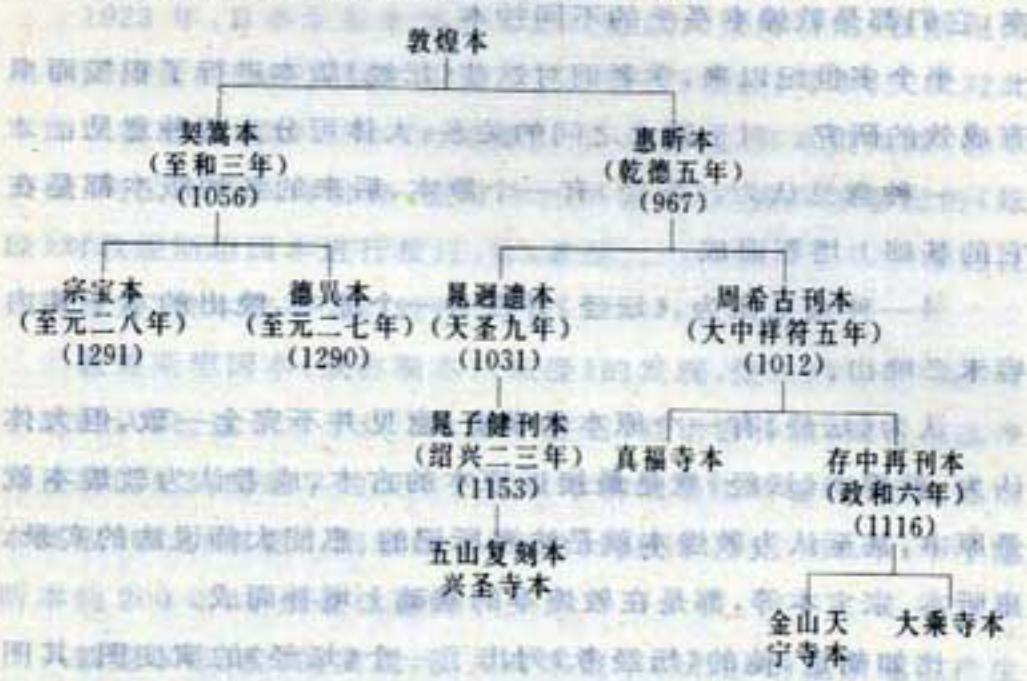
曹溪大师别传《坛经》古本（敦煌写本）

契嵩三卷本（宋至和三年）（1056）

宗宝增改本（元至正辛卯）（1291）

明藏本

日本石井修道作有《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其图形如下：①



依据石井氏的这张图，已知的所有版本都是由敦煌本演变而成的。

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郭朋教授的《坛经校释》，这是作者在《坛经对勘》之后，对《坛经》进一步研究的成果。该书直认敦煌本《坛经》就是法海所记录的《坛经》，因而称敦煌本为法海本，并且指出："法海本《坛经》，基本上确可以说是慧能语录（因而确实可以把它当作慧能的思想'实录'来看待）"，后来的版本都"对《坛

① 据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192页。

经》进行了肆意的窜改”，并且“愈是晚出的《坛经》，就窜改愈多，就愈多私货”（见该书第 14 页）。

《坛经》研究的最新成果，当是杨曾文教授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该书所说的敦煌新本，就是敦博本。作者以敦博本为底本，参以敦煌本、惠昕本及其它资料，作成了一个新的校本。书后附一长篇《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探讨》，其中也列有一幅《坛经演变示意图》①。其图见下页。

杨曾文认为，《坛经》祖本经法海→道际→悟真所传的，是敦煌原本系统；由法海→志道→彼岸→悟真→圆会所传的，是惠昕原本系统。惠昕原本成书晚于敦煌原本，被人所添加的内容也更多。其结论仍是说，敦煌本最接近祖本，其它版本都是在接近敦煌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持类似见解的还有一些学者。可以说，上述见解是当今国际学术界关于《坛经》版本演变的主流见解。

三、一点不同的意见

上述见解的主要依据，可归结为三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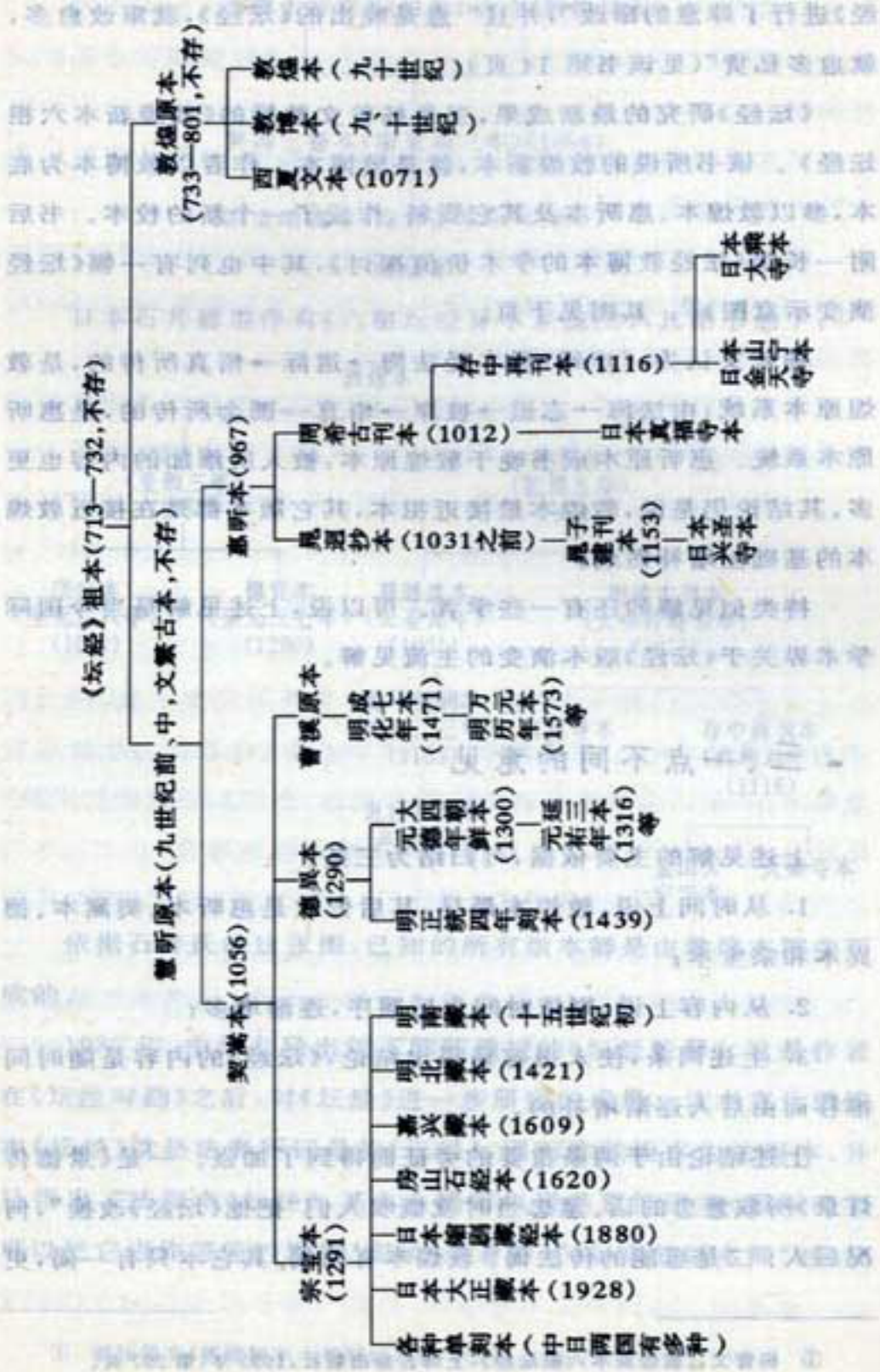
1. 从时间上说，敦煌本最早，其后依次是惠昕本、契嵩本、德異本和宗宝本；

2. 从内容上说，则依时间先后顺序，逐渐增多；

3. 上述两条，使人很容易得出结论，《坛经》的内容是随时间推移而由后人逐渐增补的。

上述结论由于两条重要的旁证而得到了加强。一是《景德传灯录》所载慧忠的话。慧忠当时就慨叹人们“把他《坛经》改换”，何况后人！二是惠能的传法偈。敦煌本有两偈，其它本只有一偈，更

①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297 页。


《坛经》祖本(713—732,不存)
敦煌原本(733—801,不存)
敦煌本(九十世纪)
敦煌本(九十世纪)
西夏文本(1071)
惠昕原本(九世纪前、中,文献古本,不存)
惠昕本(967)
惠昕本(1056)
契嵩本(1056)
曹溪原本
明成化七年本(1471)
明万历元年本(1573)等
德异本(1290)
元大德四年刻本(1300)
元延祐三年本(1316)等
明正统四年刻本(1439)
宗宝本(1291)
明南藏本(十五世纪初)
明北藏本(1421)
嘉兴藏本(1609)
房山石经本(1620)
日本弘教藏经本(1880)
日本大正藏本(1928)
各种单刻本(中日版图有多种)
周敦古刊本(1012)
日本真福寺本
惠昕抄本(1031之前)
惠子重刊本(1153)
日本光圣寺本
荷泽刊本(1116)
日本真福寺本
日本金山天宁寺本

重要的是，后来各种版本都把"佛性常清净"或"明镜本清净"改作"本来无一物"。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个改动，严重地违背了惠能的原意。因为"本来无一物"即或不是主张"本无"，至少也是主张"性空"，而惠能是个佛性论者，他认为佛性或自性是存在的。

然而慧忠的慨叹，不仅慨叹人们"添糅鄙谈"，同时也慨叹人们"削除圣意"。而后一点，则常常为主张《坛经》自原本或祖本以后内容逐渐增加的学者们所忽视。

不论慧忠是否真的说过那番话，但这话出于《景德传灯录》，至少说明，在《景德传灯录》出现的11世纪初，"削除圣意"的《坛经》版本也同时存在着。比如此前数十年的惠昕，就因"古本文繁"，而对古本进行了删削。

那么，在惠昕以前是否也有人像惠昕一样，对《坛经》作了删削呢？如果从慧忠的话可以推出当时就有人对《坛经》作了增补，那么，从慧忠的话同样可推出，当时也有人对《坛经》作了删削。

也就是说，从惠能大师示寂以后，不仅有人不断对《坛经》进行增补，同时也有人不断对《坛经》进行删削。这两种过程，同样是可能的。

《坛经》的节本，到元代似仍很流行，以致德異遍求30多年，才得到一个内容较多的古本，于是立即将此本付印。而宗宝当时所见，有三个本子，其详略各不相同，那么，在宗宝以前，就有三种本子同时流行。这三种本子中，哪一种是原本呢？

据柳田圣山所考，敦煌本《坛经》约出现于公元780年，杨曾文则断在公元733年至801年之间。这是指经文，或者是敦煌原本。而我们今天所发现的敦煌写本，则是在9或10世纪抄写的。这一时期，惠昕对文字繁多的古本进行了删削。所以，杨曾文断定，惠昕本出现以后，在一个时期之内，有三种本子在同时流行。

那么，在惠昕本出现以前，当有两种本子在流行：一是敦煌本；一是文繁的古本，杨曾文称为惠昕原本。那么，这两种本子，哪

一种是原本或祖本呢？或者说，哪一种本子更接近原本或祖本呢？如果拿宗宝本、德異本、曹溪古本和敦煌本比较，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前三种本子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惠能在曹溪山中对"聂集山中"的四方士庶说的佛法，而敦煌本则对惠能大梵寺说法以后的情况一笔带过，仅说"大师往（按：往，不是'住'，诸多《坛经》校本均有误）漕溪山、韶、广二州，行化四十余年"。四十，或三十余年之中，大师行化都说了什么？则没有记述。仅此一例也足以使人产生疑问：敦煌本会不会仅是一个节本？

1982 年，《法音》第二期发表了拾文的《敦煌本写本坛经是"最初"的坛经吗？》，该文不认为《坛经》的流传仅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而认为是一个先由繁到简，再由简到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古本（或曹溪原本）→惠昕本（或类似版本）→敦煌本（或类似版本）→契嵩本（复原本）。

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认为有一个原本或祖本，不过这个原本不是接近敦煌本，而是接近曹溪古本；敦煌本仅是这个原本的节本。这样，作者就鲜明地揭示了一个过去少为人注意的历史过程。

然而，作者心目中的原本，也仅是推测。说敦煌本是曹溪原本或惠昕本的节本，也有许多问题说不清。节本的内容不应多出原本，但敦煌本文字虽少，却也有许多其它诸本所没有的内容。特别是那个传法偈，其它本都是一首，只有敦煌本是两首，而且没有"本来无一物"句。这种情况，也使人很难把敦煌本看作其它诸本的节本。

第二种意见，不认为《坛经》有一个原本，其代表人物是任继愈先生和杜继文教授。

任继愈先生的《敦煌坛经写本跋》，原载《1983 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后收入《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该文认为，《坛经》是惠能禅宗的言行录，弟子们的记录容有出入，有详略，这是自然的事情。因此，《坛经》的版本当不止一种，不能据敦煌本就说

其它版本都是伪造的。有些版本虽成书较迟，其思想却可能很早。该文举出"风幡之辩"，认为此事虽不见于敦煌本《坛经》，但早于敦煌本的《历代法宝记》却有记载，这就不能说其它版本中的"风幡之辩"都是后人伪造而添加的。

1993年8月，杜继文和魏道儒出版了他们合著的《中国禅宗通史》，其第三章第三节有《坛经的种类和演化》一段，其中指出，"本来无物"是希运(?—855)的重要命题之一，所以，《坛经》中"本来无一物"的偈语决不是惠昕带头妄加。惠能要惠明认自己本来面目，惠明大悟，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等话，也是早由希运说出，不是契嵩胡加的内容。仰山慧寂在复述他老师灵祐关于惠能得法始末的说法时，有许多内容和希运所说相同。因此，不能说这些内容都是后人的伪造。惠昕和契嵩都说见到一个文字颇繁的古本，也不全是假托。杜继文得出结论说，说《坛经》是"集体产品，比推测它只有一个原本要全面"。[①]

经，是佛的言行录。《坛经》就是六祖惠能的言行录。反过来说，惠能大师的言行都是经。惠能不是世俗的皇帝，无专人为他作起居注。惠能的言行，存在于弟子们的记忆中。惠能传道弘法数十年，任何弟子，都无法周知惠能的一切。其间的详略、出入，不仅在情理之中，而且是一种必然。数十年间，弟子们有来有往，来者受法，往者也就带走了所说之法。惠能不立文字，主张以心传心。往者所带走的佛法，往往只有自己知道。由于中国版图广大，交通不便，弟子们又往往各立宗派，相互冰炭水火，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惠能的重要言行都收集起来，写成一个统一的《坛经》，短时期内，是根本不可能作到的。这需要上百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其它佛经是这样，《坛经》也是这样。而经中所载，也都是弟子们，甚至弟子的弟子们"如是我闻"的内容。作为后人，我们无法判定某些"如是

① 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2页。

我闻"为真，而另一些"如是我闻"为假。

在判断古籍真伪问题上，最容易出错的方法，就是自己立定一个标准，并据此判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学者们常常引用慧忠的话。据慧忠所说，被人改换的《坛经》内容，一是身坏神不灭说，二是无情无佛性说。慧忠认为，这都是外道之说，因而是和南宗宗旨相违背的。然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敦煌本中都有。[①] 因此，依慧忠的标准，敦煌本决不是接近原本的版本，更不会是惠能大师的思想实录。而慧忠所见，当是另一种本子，可惜今天已无从知道慧忠所见本的原貌了。

柳田圣山所编《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中，收有一个流布本，系万历甲申年(1584年)抄本，该本"付嘱第十"标目之下，有一行小字道："空谷云：此下七百七十九字，是金天教人伪造邪言，刊板增入。"空谷所说的金天教邪言，就是惠能付嘱十大弟子的三十六对法。敦煌本《坛经》中，也有讲三十六对法的700余字。如依空谷的意见，则敦煌本决不是接近原本的版本，更不会是慧能思想的实录。

据杨曾文的判断，宗宝本和德異本内容基本相同，而德異本就是曹溪古本，曹溪古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而契嵩本所据，即惠昕原本(这个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惠昕又是晚唐或宋初人，那么，宗宝本的基本内容当在唐代，至少在唐末五代已广泛流行。而元代以后，则逐渐成为最流行的版本。这就是说，宗宝本的基本内容，在上千年的漫长时期里，曾为僧尼道俗广泛信奉，被认为是《坛经》的内容，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并流布日本、朝鲜等国。指摘契嵩、宗宝作伪的证据，又难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应拿偏处一隅、又长期湮没无闻的敦煌本来取代宗宝本的地位。

---

① 参阅：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第三章。

敦煌本的发现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然现有的数种校本，不仅均有错、漏，而且多是据惠昕本来校敦煌本①。如像校者所说，惠昕本是对敦煌本的改窜，那么，据窜改后的本子来校底本或接近底本的版本，就是本末倒置。若认为惠昕本属另一系统，则用惠昕本校敦煌本就是乱了谱系。不论哪种情况，用惠昕本校敦煌本都是不合适的。不过，对于矢吹和铃木来说，当时只发现了一个敦煌本，且被认为是孤本，用兴圣寺本校敦煌本可说是一种不得已，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就不应再重复前人的错误。

笔者不揣浅陋，亦作一敦煌《坛经》校本，供读者批评。本校本曾承杜继文、赖永海、秦惠彬、方广錩、潘桂明、张新鹰、李曦等先生帮助，或给以指导，或提出批评，或惠赠材料，或译介文献，感激之情，非言语可表，谨志如上。

* * *

敦煌坛经合校

自　序

学术界一般认为，现存《坛经》版本分属四或五大系统，敦煌写本是其中一大系统。至今为止，共发现敦煌写本四种：一、敦煌斯坦因本（斯本）；二、敦煌博物馆本［博本］；三、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北本〉；四、旅顺博物馆藏敦煌写本。后二写本残缺，尤其旅顺本，仅有题目和开头 111 个字。目前较有影响的校本有四个：

① 笔者另有《敦煌坛经三校本读后》，载《禅学研究》第三期。

一、矢吹庆辉校本；二、铃木贞太郎（大拙）和公田连太郎校本（铃本）；三、郭朋校本（郭本）；四、杨曾文校本（杨本）。矢吹校读时，仅发现斯本一种，少所参照，难免有误。铃木据兴圣寺本校改斯本，不免移此作彼。郭本未见写本原貌，仅以铃本为底本，可商榷处很多。杨本以敦博本为底本，但仍沿袭铃木思想，主要以兴圣寺本为据，其删改处很多颇值得再作斟酌。铃、郭、杨三校本似均未能恢复敦煌本原貌。①

鉴于上述情况，本校本将四种敦煌本合校，原则上仅限于改正错字，以求尽量保持其原貌，并使读者阅读方便。凡铃、郭、杨已取得之成果，尽量吸取。有不及一一注明处，尚请谅之。限于水平，误、漏、错、讹当所难免，也有心知当改而不便轻改者，尚蒙高明者赐教，则不胜感激。

体　例

一、以敦煌四写本互校，参以铃木、郭朋、杨曾文校本；

二、校改一般以改正错字、异体字为限。其显明为错、异者，如刺—刺，李—学，伐—代，姓—性等，径直改正，不一一注明，以便利阅读；

三、其此有彼无者，斯本以（　），博本以［　］，北本以〈　〉，表示该本无括弧前之一字或数字。字数多少以□数表示；

四、彼此字不相同者，亦分别以（　）、［　］、〈　〉表示斯、博、北本原字，以期两存，各自保持原貌；

五、衍文以小字加相应括弧表示。如$_{云}$表示北本衍一"云"字；

六、刺史名依前贤作韦璩；

---

① 对铃、郭、杨三校本的评述，请参看拙作《敦煌坛经三校本读后》，载《禅学研究》第三期。

七、分章依铃木本；分段参郭、杨二本。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一、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韦璆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余人，[1]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

二、能大[2]师言："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大师不语，自净心（心净）神，良久乃言："善知识静听。惠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岭（□）南新州百姓。惠能幼小[少]，父亦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忽有一客买柴，遂领惠能至于官店。客将柴去，惠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明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蕲[新]州黄梅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

惠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三、弘忍和尚问惠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

---

① 惠昕本作"三十"余人。铃、郭、杨校本悉从惠本改作"三十余人"。

② 旅顺博物馆本《坛经》自此以下缺。

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佛法作。"

大师遂责惠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未(□)为堪作佛法(□)。"

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大师欲更共议，见左右在旁边，大师更便(□)不言，遂发遣惠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差[著]惠能于碓坊踏碓八箇余月。

四、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记。[1]五祖曰："吾向汝(与)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门何可救[求]汝。汝总且归房自看，有智慧[事]者，自取本性般若之智(知之)，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火急作(急)。"

五、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自房。遂相谓言："我等不须呈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故(□)教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于)止，请不用作。"诸人息[识]心，尽不敢呈偈。

时(□)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并画五祖大师传授于(衣)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卢[唐]珍看壁了，明日下手。

六、上座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修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甚难甚难[□□□□]。夜至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衣(于)法。"若五祖见偈，言此偈语，若访觅我，我见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见偈，言不堪，自

---

① 记，铃本作"已"，郭本作"讫"。

是我迷。[1] 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我心自息。"

秀上座三更于南廊下[□]中间壁上，秉[事]烛题作偈。人尽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七、神秀上座题此偈毕，却(□)归房卧，并无人见。

五祖平旦，遂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

五祖忽见此偈，请记。乃谓供奉曰："弘忍与供奉钱三千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流)此偈，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依法修行，人[□]有大利益。"

大师遂唤门人尽来，焚香偈前，众人见已(人众人见)，皆生敬心。"汝等尽诵此偈者，方得见性。依(于)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尽诵，皆生敬心，唤言"善哉"。

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内门："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秀上座[□]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祖[但]。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少]智慧、识大意否？"五祖曰："汝作此偈，见解[2]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不(未)可得。须[要]入得门，见自本性。汝且去，一两日来[□]思惟，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

秀上座去数日，作偈(□)不得。

八、有一童子，于碓房边过，唱[此]诵此偈。惠能[8]一闻，知未见性，即识大意。能问童子："适来诵者，是何言偈？"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师言生死事(是)大，欲传衣(于)法，令门人等各作

---

① 斯本缺"见和尚……自是我迷"19字。

② 见解，斯本作"见即来到"。

一偈来呈吾(□)看，悟大意即付衣法，禀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诸门人尽诵，悟此偈者即见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

惠能答曰："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到堂前，望上人引惠能至南廊下，见此偈礼拜，亦愿诵取，结来生缘，愿生佛地。"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惠能闻(问)已，即识大意。惠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著，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院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惠能却入碓房。

五祖忽来廊下①，见惠能偈，即[言]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

九、五祖夜至三更，唤惠能堂内，说《金刚经》。惠能一闻，言下便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法)及衣，以(汝)为六代祖。将衣(衣将)为信禀，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五祖言惠能："自古传法[去]，气如悬丝[兹]。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须速去。"

十、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于[生]九江驿，登时便别(悟)。五[□]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难去[起]，在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与(汝)悟无别。"辞违已了，便发向[□]南。

---

① 新本缺"来廊下"。

十一、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捉（头）惠能，夺衣法。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把著。惠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能于岭上，便传法要（□）惠顺。惠顺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来[□]。

十二、惠能来于（衣）此地，与诸官僚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圣（性）所传，不是惠能自知。愿闻先圣（性）教者，各须净心闻了，愿自除迷，如先代悟。

惠能大师唤言："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

善知识！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①愚，悟即成智。

十三、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慧定别。慧定（定慧）体[不]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慧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定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慧定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如]种，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迷（□）人。不断胜负，却生法我，不离四相。

十四、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真）真心是。《净名经》云：真心是道场。真心是净土。②莫心行[行心]谄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真心，非佛弟子。但行真心，于一切法上无（无上）有执著，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真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在住，即通流住，即被缚。若

① 斯本缺"愚人智人……即为"18字。

② 语出《维摩经》。真，原文作"直"。参阅郭、杨校本。

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

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倒(□)。即有数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之)大错。

十五、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体无两般。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十六、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明)即渐劝，悟人顿修。识自本心(□)，是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十七、善知识！我自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无)宗，无相为(无)体，无住(无)为本。何明为相无相？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念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①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是无相。②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是)以无相为体，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不)于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无别处受生，学道者用心，莫不识(息)法意。自错尚可，更劝他人迷，不自见迷，又谤经法。是以立无念为宗，即缘迷(名)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去)邪[取]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世人离境(见)，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之)，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维摩经》云：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

---

① 铃木校作：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

② 博本缺"是无相"三字。

十八、善知识！此法门中，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言动。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体]。为妄[1]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起心（心起）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若不动者，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

十九、今记如（汝）是。[2]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去）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有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曰（自）定。只缘境触[解]，触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外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维摩经》云：即时（是）豁然，还得本心。《菩萨戒》云：本原自性清净。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3]作自成佛道。

二十、善知识！总须自听（体），与授无相戒。一时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当身（来）圆满报身佛。已上三唱。[4]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自在（在自）法性，世人尽有，为迷不见。外觅三世（□）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世（性）佛。

善知识！听与（汝）善知识说，令善知识于自色身，见自法性有三世佛。此三身佛，从自（□）性上生。何名清净身佛？善知识！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自性在]，思惟（量）一切恶（□）事，即行于（依）恶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知如是，一切法

---

① 北本从下文"念故……"开始。
② 记、铃、郭、杨本均改作"既"。
③ 北本亦无"自"。
④ 博本、北本"已上三唱"4字入正文。

尽在自性，自性[□□][1]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慧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参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2]，智慧常明。于外看境（敬），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一切法在自（自在）[3]性，名为清净法身。自归依者，除不善心及[4]不善行，是名归依。

何名为千百亿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一念善，智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于后。常后念善，名为报身。一念恶，报却千年善心；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无常已来，后念善，名为报身。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报身。自悟自修，即名归依也。皮肉是色身，是[□][5]舍宅，不在归依[□][6]也。但悟三身，即识大意。

二、今既自归依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善知识！一时逐惠能道：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边誓愿断
法门无边誓愿学
无上佛道誓愿成

三唱

善知识！"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惠能度。善知识！心中众

---

① 北本亦缺"自性"2字。
② 北本无"智如月"3字。
③ 北本亦作"自在"。
④ 博本无"不善心及"4字。
⑤ 北本亦无"是"字。
⑥ 北本亦无"依"字。

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只本觉性①，将正见度。既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见正度②，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提（萨）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

"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虚妄。"法门无边誓愿学"，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智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

二二、今既发四弘誓愿，说（讫）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

大师言：善知识！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③不被愚迷染，从前[何]恶行，一时自性若除，即是忏悔。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除却从前[何]矫诳心永断，名为自性忏。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疫（疾）染，除却从前疾垢心，自性若除，即是忏。已上三遍

善知识！何名忏悔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二三、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

大师言：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从今已后，称佛为师，更不归依邪迷外道，愿自三宝慈悲证明。善知识，惠能劝善，知识归依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故，即无爱著。以无爱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着，名众中尊。凡夫解脱④，从日至日，受三归依戒。若言归佛，

---

① 斯本无"只本觉性"4字。
② 博、北本无"邪见正度"4字。
③ 斯、博本缺一"念"字。
④ 斯本、博本缺"脱"字。

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意。经中只[illegible]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性不归依（□）[1]，无所处。

二四、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善知识！虽念不解，惠能与说，各各听。

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西国梵语，唐言大智慧彼岸到。此法须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如化。[2] 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由（犹）如虚空。莫定心禅（坐），即落无记（既）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二五、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着。由如（□）虚空，名之为大，此是摩诃行。迷人口念，智者心。[3] 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少）。莫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二六、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一时中念念不愚[思][4]，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思][5]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我修般若。无形相，智慧性即是。

何名[illegible]波罗蜜？此是西国梵音，唐（□）言彼岸到。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去），如水有波浪，即是于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故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罗蜜。

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当念时有妄，有妄即非真有。念念若[illegible]行[6]，是名真有。悟此法者，悟般若法，修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

① 博本亦无"依"字。
② 铃、郭、杨本改作"如幻如化"。
③ 铃、郭、杨本作"智者心行"。
④ 北本亦作"思"。
⑤ 同上。
⑥ 北本亦衍"不"字。

修行，法身等佛。

善知识！即烦恼是菩提。(复)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口]①出，将大智慧到彼岸，打破五阴烦恼尘劳。最尊、最上、第一，赞最上(最上)(大)乘法，修行定成佛。无去、无住、无来往，是定慧等，不染一切法。三世诸佛从中变三毒为戒定慧。

二七、善知识！我此法门，从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莫起(去)诳②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

二八、善知识！若欲入甚深(心)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真〉须(□)修般若波罗蜜行。但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当知此人功德无量。经中分明赞叹，不能具说。此是最上乘法，为大智上根人说。少根智人若闻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龙，若下大雨，雨于③阎浮提，如漂草叶。若下大雨，雨放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本性]④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从天(无)有，元是龙王于江海中将身引此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润。诸水众流，却入大海。海纳众水，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二九、少根之人，闻说此〈□〉顿教，犹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一沃，悉[迷]〈速〉皆自倒，不能增长。少根之人，亦复如是。

有般若之〈□〉智(之)与大智之人，亦无差别。因何闻法即不悟？

---

① 北本亦作"口"。

② 斯本写作"誑"，当是"誑"的误写。誑，惑语也。

③ 于，斯本作"衣"，博本作"提"，北本无此字。

④ 北本亦作"本性"

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盖覆于日，不得风吹，日无能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有迷心，外修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少〉根人。闻其顿教，不信外修，但于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见，一切邪见[1]烦恼尘劳众生，当时尽悟，犹如大海纳于众流，小水大水合为一体，即是见性。内外不住，来去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心修此行，即与〈以〉《般若波罗蜜经》本无差别。

三十、一切经书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故然能建立。我若无智人，一切万法本亦（无）不有。故知万法本从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在人中，有(a)愚有智。愚为小（少）故，智为大人。问迷人于智者，智人与愚人说法，令使愚者悟解心（染）开。迷人若悟心开，与大智人无别。故知不悟，即(b)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c)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现）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d)：我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三一、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顿］[2]以（汝）教法流行后代。今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若能自悟者[3]，须觅大善知识示道见性。

何名大善知识（□）？解最上(e)乘法，真示（是）正路，是大善知识，是大因缘。所为化道，令得见佛。一切善法，皆因大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f)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g)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求（□）善知识。若取外求善知识，望得解脱（说），无有是处。识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当起般若观照，刹那间，妄念俱灭，即是自真正善知识。一悟即至

---

① 斯本无"一切邪见"四字。
② 北本亦作"顿"。
③ 铃、郭、杨本作"若不能自悟者"。

(知)佛地(也)。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

何名我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1]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莫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位地。

三二、善知识!后代得吾(悟)法[□][2]者,常见吾法身不离汝左右。善知识!将此顿教法门,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是佛。[3]教(故)终身受持而不退者,欲入圣位,然须传(缚)受。(m)从上已来,嘿然而付衣(于)法,发大誓愿,不退菩提,即须分付。若不〈□〉同见解,无有志愿,在在处处,勿妄宣传。损彼前人,究竟无益。若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万劫)千生,断佛种性。

三三、大师言:善知识!听吾说《无相颂》,令汝迷者罪灭,亦名《灭罪颂》。颂〈□〉曰:

愚人修福不修道,
谓言修福如(而)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
心中三业元来在。
若将修福欲灭罪,
后世得福罪元(无)边(在)。
若解向心除罪缘,
各自性(世)中真忏悔。
若悟大[六]乘真忏悔,

---

① 博、北本缺"不著一切法"。
② 北本亦无"法"字。
③ 铃、郭、杨校本:"如事佛"。

除邪行正即(造)无罪。

学道之人能自观，

即与悟人同一例。

大师令[今]传此顿教，

愿学之人同一体。

若欲当来见本身，

三毒恶缘心里(中)洗。

努力修道莫悠悠，

忽然虚度一世休。①

若遇大乘顿教法，

虔诚合掌志心求。

大师说法了。韦使君、官〈□〉僚、僧众道俗，赞言无尽，昔所未闻。

三四、使君礼拜，白言："和尚说法，实不思议。弟子当有少疑，欲问和尚。望意和尚大慈大悲，为弟子说。"

大师言："有疑即问，何[□]须再② 三。"

使君问：③ "法可不如(不)是西国第一祖[师]④ 达摩祖师宗旨？"

大师言："是！"

"弟子见说，达摩大师代，梁武帝问达摩：'朕一生已来造寺、布施、供养，有(有)功德否？'达摩答言：'并无功德'。武帝惆怅，遂遣达摩出境，未审此言，请和尚说。"

六祖言："实无功德。使君(莫)勿疑达摩大师言。武帝著邪道，不识正法。"

---

① 北本缺此7字。

② 北本缺"问和尚……须再"。

③ 斯、博二本"问"皆作"闻"。

④ 北本亦作"师"。